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三

眉山蘇軾詩二

目錄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壽陽岸下

泗州僧伽塔

龜山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遊金山寺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甘露寺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戲子由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錄三首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宿臨安淨土寺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遊徑山

夜泛西湖五絕

監試呈諸試官

望海樓晚景五絕

錄三首

試院煎茶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催試官考較戲作

秋懷二首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錄一首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畫魚歌

遊道場山何山

贈孫莘老七絕

錄三首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錄一首

法惠寺橫翠閣

風水洞二首和節推

錄一首

自普照遊二菴

新城道中二首

錄一首

於潛女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
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三

眉山蘇軾詩二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故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
山控吾前吞吐久不暇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舟人
更傳呼弱纜恃管蒯平生傲憂患久矣恬百怪鬼神欺
吾窮戲我聊一噫鉗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刻畫山水如謝公而去其棘澁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淮忽迷天遠近
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茆岡
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蒼茫

宛是拙體律詩別饒古趣

施元之曰東坡嘗縱筆書此詩且題云予年三十六
赴杭倅過壽作此詩今五十九南遷至虔烟雨淒然

頗有當年氣象也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幙成
池南池北綠錢生
幽人獨來帶殘酒
偶聽黃鸝第一聲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汴
逆風三日沙吹面
舟人共勸禱靈塔
香火未收旗脚轉
回頭頃刻失長橋
卻到龜山未朝飯
至人無心何厚薄
我自懷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
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
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登觀所營今已換
不嫌俗士汙丹梯一看雲山遶淮甸

至理奇文只是眼前景物口頭語透關無碍是廣長舌
潛溪詩眼曰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
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

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
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
句句如此

困學紀聞曰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於川其時在風
泂者之吉汭者之凶同執於野其時在澤伊穰之利
乃稔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
怨本此意

容齋四筆曰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

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以羊頭神顧
小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何不可坡詩云
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為庸
俗道也

志林曰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
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
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儼耳太守方子容自
攜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

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
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
非前定乎予以爲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
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
僧卧一菴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遊
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

自注宋文帝遣將
拒魏太武築城此

萬里句闊遠一菴句靜閒妙作對偶熙寧甲寅軾自杭
倅移知密州至元豐己未移知湖州故云再過龜山歲
五周結寓感嘆以見兵戎事往并故壘亦不復存不獨
無人記憶已也

明道雜志曰蘇公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
初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
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

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何他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
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僵
忽驚飛電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
疾雷一聲如頽墻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
恍疑所見皆夢寐百里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
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

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遊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
天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
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
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鞦韆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
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

自注是夜
所見如此

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
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一往作縹緲之音覺自來賦金山者極意著題正無從
得此遠韻起二句將萬里程半生事一筆道盡恰好由
岷山導江至此處海門歸宿為入題之語中間望鄉國
句故作羈望語以環應首尾後思及江神見怪而終之
以歸田矜奇之語見道之言想見登眺徘徊俯視一切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修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時有沙戶祈春蠶。

自注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為沙

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慙。同

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中

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

自注

焦山長老中江人也

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為同龕。困眠得

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飢臥古亦有，無田不
退寧非貪。禽雖未三見，黠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

劾謝簪組為我佳處留茆菴

金山作已極登高望遠之勝故焦山作只寫見聞歌嘯之景彼以雄放稱奇此以閒寂入妙結處無田不退寧非貪則又為前篇有田不歸如江水之句進一解矣

甘露寺

自注欲遊甘露寺有二客相過遂與偕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很石云諸葛亮孔

明生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鐵蘊二案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為穆宗皇帝造福所葬者也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
欲訪甘露當途無閒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古郡
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
數州山長江漫漫卻望大明寺惟見烟中竿很石臥庭
下穹隆如伏獬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琚璣一談收獬子
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
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
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

冰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
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
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
撐雲峰裂根入石窟蟠薤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
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盛
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妄庸
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
不待雍門彈

就寺中所見器物撫時懷古每事各為段落而感慨深情別有規連矩洩之妙

志林曰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則猶此意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玉壺清話曰潤州甘露寺熙寧四年春江中漁者見
神光累夕起於溷廁間一旦其廁無故自圯長老應
夫再營之方築基墾土去地數尺一礎覆土中刻曰
有唐太和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於上元縣禪衆寺舊
塔基下獲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重瘞藏於
丹徒縣甘露寺東塔下金棺一銀槨一錦襖九重皆
余之施也余創甘露寺寶刹重瘞舍利以資穆皇之
冥福也江浙西道觀察等使兼潤州刺史李德裕記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可數林
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
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
人有道山不孤紙牕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
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
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
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結句清景二字一篇之大旨雲雪樓臺遠望之景水清
林深近接之景未至其居見盤紆之山路既造其屋有
坐睡之蒲團至於僕夫整駕迴望雲山寒日將晡宛焉
入畫野鶻句於分明處寫出迷離正與起五句相對照
語語清景亦語語自娛而道人有道之處已於言外得
之栩栩欲仙何必滌筆於冰甌雪椀

蘇長公外紀曰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子瞻以臘日
訪之作詩此詩惟拏遽二韻艱澀而公三疊之原韻

孖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

施元之曰惠勤餘杭人東坡通守錢塘見歐陽文忠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子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東坡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遂賦此詩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眼前勃磈何足道
處置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齏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
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
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
坐對疲氓更鞭筆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
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前後平列兩段末以四句作結宛丘低頭讀書而有昂
藏磊落之氣別駕畫堂高坐而有氣節消縮之嫌其所
齊名並驅者獨文章耳而文章固無用也中間以畫堂
五丈容旂旄對宛丘學舍小如舟以重樓跨空雨聲遠
對斜風吹帷雨注面以平生所慙今不恥對先生不愧
傍人羞以坐對疲氓更鞭箠對門前萬事不挂眼以居
高志下真何益對頭雖長低氣不屈故作喧寂相反之
勢不獨氣節消縮者難云自適即安坐誦讀者豈云得

時文則跌宕昭彰情則歛歛悒鬱

烏臺詩案曰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意
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陞楯郎
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家貧官卑
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陞楯郎而以當今進用
之人比侏儒優旃也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
無術是時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為法律不足以致
君於堯舜今時又專學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

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
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齏鹽甘似蜜以譏新差提舉
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弟轍
為學官故有是句生平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
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此等貧
民軾生平所慙今不復恥矣以譏諷鹽法太急也道
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
作鹽司意不喜其為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為

陽虎也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
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
卧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
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
張君眼力觀天奧能遣荊棘化堂宇
持觴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
才多事少厭閒寂臥看雲烟變風雨
筍如玉筍堪如簪強飲且為山作主
不憂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

春濃睡足午牕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句句奇闢軼每以人事喻景物筆端出奇無窮真乃仁智之性共山水効深矣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如古謠諺精悍適古考天竺觀音祈禱晴雨見於史者始自高宗紹興然張去華禱雨之事已始自咸平初

靈感之額則賜於治平此詩輟未廢筐之詞似含嘲諷
集中有杭州禱觀音祈晴祝文蓋自熙寧間習俗盛行
矣

咸淳臨安志曰後晉天福四年僧道翊結廬山中夜
有光就地視得竒木命孔仁謙刻觀音像會僧勲從
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因納之頂間妙相具足錢忠懿
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悟乃即其地創佛廬號
天竺看經院咸平初郡守張去華以旱迎大士至梵

天寺致禱即日雨自是遇水旱必謁焉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錄三首

黑雲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
無主荷花到處開
水枕能令山俯仰
風船解與月裴回

獻花游女木蘭橈
細雨斜風濕翠翹
無限芳洲生杜若
吳兒不識楚辭招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颼呼不來
流汗方被體
稀星乍明滅
暗水光瀰瀰
香風過蓮炎
驚枕裂魴鯉
欠伸宿酒餘
起坐濯清泚
火雲勢方壯
未受月露洗
身微欲安適
坐待東方啟

驚枕裂魴鯉
五字警絕筆
端有風冷然

宿臨安淨土寺

鷄鳴發餘杭
到寺已亭午
參禪固未暇
飽食良先務
平生睡不足
急掃清風宇
閉門羣動息
香篆起烟縷
覺來

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
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
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
今為猿鳥顧廢興何作弔萬世一仰俯

別有一種清腴幽異之趣無心刻琢自造玄微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
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流注岡巒

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跨
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英氣
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
金珠散貧賤竇融既入朝吳芮空記面榮華坐銷歇閱
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金殿
寫步至之景琢句近六朝人風骨後幅即事寄慨正以
不橫使議論為高

五代史曰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以販鹽為盜

天復二年封越王昭宗詔圖形凌烟閣升衣錦營為
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
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
兼淮南節度使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
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游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
金鞭玉轡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

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
精誠貫山石，為裂天女下試顏。
如蓮寒牕暖足來，朴朔夜鉢呪水降。
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為弟子長參禪。
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
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
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
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
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
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
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

自注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只是敘述徑山事奇文崛起紙上如有金碧照耀躡杜陵之高蹤導渭南之先路

烏臺詩案曰熙寧六年游徑山留題云近來愈覺世議隘以譏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議論偏隘不少
客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閒之處為樂也

徑山山門事狀曰徑山乃天目東北峰也中有徑路以通天目故謂之徑山有大師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初隱此山有素衣老人前致拜曰我龍也自師到此

吾屬五百皆不安息我將挈歸天目願捨此地為師
立錫之所師許之乃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峰之間中
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漲留一穴水慎
勿堙之我將時至衛師焉今此一穴尚存謂之龍井
永泰中師坐石屏下見白衣儒士拜於前自言是天
目中子山人也長安佛法有難聞師道行高邈願度
為沙彌往救師曰汝有何術曰我誦俱胝觀音咒功
力無比師欲驗之乃曰吾坐後石屏汝能咒之令破

否曰可遂叱之石屏裂為三片今謂之喝石巖師知
神異為薙髮給衣賜名惠崇至京師與術士競惠崇
告勝云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壁
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
看到蒼龍西沒時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

船過惟有菰蒲聲

自注湖上禁漁
皆盜釣者也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
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
就視不見空茫然

五絕蟬聯而下體製從三百篇出清蒼突兀三四兩作
寫景之妙尤為脫盡恒蹊昔陳思贈白馬王彪詩藝苑

卮言謂其體全做大雅文王之什至謝康樂登臨海嶠
四章文選直合為一首注亦更不分其一其二若此詩
亦必作一首讀乃見其妙耳

監試呈諸試官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
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每聞
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盡
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

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醲
咀嚼沙礫礮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蹕蹉維時老宗伯氣
壓羣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淦至音久乃信知味
猶食堪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袵謂當千載後石室祠
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
餌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
卻顧老鈍軀頑朴謝鑄鋟諸君况才傑容我懶且喋聊
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

熙寧五年軾在杭州通判任是年科場監試故有呈試官及試院諸詩此其第一作也以自述起以自述終中間極論文章之變嘉祐茁軋之習文變而弊得歐陽為之力返於古逮王安石一變科舉之法是又變而之衰之候矣括以二言曰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而自傷老鈍無與迴瀾豈惟論文實以慨世

趙次公曰衛玠樂廣言其時尚虛無之學也曹植沈約言時以詩賦為篆刻而不用也

石林詩話曰至和嘉祐間塲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
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
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
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焯輩
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
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不可謂不得人矣

邵長蘅曰先生以嘉祐六年辛丑中制科入第三等
至熙寧五年壬子在杭州監試蓋十二年矣今十稔

舉成數云

望海樓晚景五絕

錄三首

海上濤頭一線來
樓前指顧雪成堆
從今潮上君須上

更看銀山二十回

橫風吹雨入樓斜
壯觀應須好句誇
雨過潮平江海碧
電光時掣紫金蛇

青山斷處塔層層
隔岸人家喚欲應
江上秋風晚來急
為傳鐘鼓到西興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
颼颼欲作松風鳴
蒙茸出磨細珠落
眩轉遶甌飛雪輕
銀餅瀉湯誇第二
未識古人煎水意

自注古語云
煎水不煎茶

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
貴從活火

發新泉又不見
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
定州花瓷琢紅玉
我今負病常苦飢
分無玉盃捧蛾眉
且學公家作茗飲
塲爐石鉋行相隨
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
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獨寫煎茶妙處於集中諸詠茶詩別出一奇語不必深而精采自露此與汲江一篇在古近體中各推絕唱

任居實曰蔡君謨作茶辨辨水泉煮飲等極為詳備有蟹眼魚眼用湯之法茶經云凡候湯有三沸如魚眼微有聲為一沸四向如湧泉連珠為第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則湯老

趙次公曰銀餅瀉湯誇第二此乃是尋常點茶時先略傾餅中湯方點謂之第二湯也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蘭亭蠅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
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
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
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
空齋晝靜聞登登竒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
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

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軾論書大旨不外前和子由作所云端莊雜流麗剛健
含婀娜二語故每不取少陵瘦硬通神之說此詩就亭
中所列李顏二徐諸刻加之評論軾之書其源出於顏
徐詩中細筋入骨如秋鷹及字外出力中藏稜二句非
惟道古乃其自道蓋直以金針度與人矣

復齋漫錄曰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
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

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蓋謂東坡嘗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軾墨妙亭記曰熙寧四年十二月高郵縣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

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
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
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
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
月余以事至湖周覽嘆息而莘老求文為記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
似蓬島鳳味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

潮壯觀天下無鷗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
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
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寫月高朗寫潮雄奇鷗鵬組練二語可括枚乘七發觀
濤一篇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蟋
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幃牕前有棲鵬夜嘯如狐狸露冷

梧葉脫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有偶高屋飛相追定知無
幾見迫此清霜期物化逝不留我興為嗟洛便當勤秉
燭為樂戒暮遲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階有餘滴似與幽人語念
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寒苦今年
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
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

前作感愴後作乃導以冲和起乎悲止乎樂蓋猶是優

游卒歲之旨

梵天寺見贈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

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
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峭菴高潔韋柳遺音

竹坡詩話曰余讀東坡和梵天寺僧守詮詩嘗喜其
清絕過人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
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

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
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湖孺雜記曰梵天寺石幢高建皆鐫吳越名號其寺
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
色不離清淨身二語以為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
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下也矧伽
藍乎

冷齋夜話曰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污而詩語清婉嘗

書一詩於湖上山寺壁東坡一見為和其後詮竟以
此詩知名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擢奇齊
驅大道中並帶鑾鑣馳聞聲自決驟那復受繫維謂君
朝發燕秣楚日未歆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金鞍冒
翠錦玉勒垂青絲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均為人所
勞何必陋鹽輜君看立仗馬不敢鳴且窺調習困鞭箠

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
與吾子期空階臥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墻霜葉
鳴堦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候吏報君來弭節江
之湄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
儀上山絕梯磴墮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
豈效世俗人洗刮求癰瘕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熙胡
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起處八句以我與君並說為雙提之勢謂君朝發燕以

下言孔也空堦臥積雨以下自言也而中以人生各有
志四句聯絡上下纓帶有情此是一篇關鍵處至於候
吏報君來以下不過敘述贈答之因體勢故應爾爾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
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
助官政泣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
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

辱豈失沉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

職役之勞與夫妨農病民之實歷歷如繪所以指陳得失有國風小雅之遺其云羨長卿而愧淵明特托言耳烏臺詩案曰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歎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

未休而役千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又言
百姓已勞苦不意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
疲敝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豬又言某亦在
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語
故山友慎不可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鹽河不
當又妨農事也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錄一首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
拾薪煮藥憐僧病

掃地焚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
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香寮迴合如坐虛白而閉重玄

竹坡詩話曰東坡遊西湖於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
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
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
而順之名出矣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

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
喜及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
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唬却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
鶴髮初生千萬壽金馬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威繡
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
仲儒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挑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
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

前十二句稱述本事於離合情狀曲折無不盡矣然讀之但覺情餘於詞者以有嗟君憐君羨君愛君等字為之點睛便俱是作詩之旨與傳記體裁迥別也感君離合二句忽念及今無古有作一轉軸以下遂歷陳古事不復再加論斷截然而止此格尤為創見然正是漢魏人遺意低手不能為亦不敢為也 七言轉韻古詩凡

轉韻之首句未有不用韻者七言音節自不可與五言一例嘗考杜陵全集其中亦有三四首出韻者若醉時

歌之先生有道出羲皇哀江頭之憶昔霓旌下南苑等
句是也此詩不羨白衣作三公句無韻蓋亦如少陵之
偶亦有之而自來詩人從無論及於此者何耶

司馬溫公日錄曰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
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
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幟以散與人至是得之
於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
故召之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

通判

東軒筆錄曰司農少卿朱壽昌在襁褓所生母被出
治平中棄官入關中尋訪得於陝州蘇子瞻作詩序
且譏切世之不養者李定見之大惋恨會為中丞劾
軾作詩訕謗將至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為黃州團
練副使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綬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祗風情舊因尊菜求長假

新為楊枝作短行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沒是詩名
淺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蝸殼卜居心自放
蠅頭寫字眼能明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跪履數從圯上老逸書閒問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
只恐先春鷓鴣鳴

集中七言長律甚少此體在唐如杜白諸公亦不多見
以其傷氣也是作格度渾成音調諧美錄此一首以見
才大無所不可耳

畫魚歌

自注湖州
道上作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鉤畫水如耕犁
渚蒲拔折藻荇亂此意豈復遺
鰕鮓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
幾萬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
誤跳擲漁人養魚如養雛
挿竿貫笠驚鶉鷓豈知白挺開如
雨攪水覓魚嗟已疎時新法盛行
故即短鉤畫水以為喻所言此意
豈復遺鰕鮓與一魚中刃百魚驚
者似皆指新法之病民王呂輩壞
法亂制豈異拔渚蒲而亂藻荇哉
其請罷條例司

疏有云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正與
詩意相同而其繪事如畫筆端有神雖寥峭短章讀其
詞如有千百言在腕下

趙次公曰鯢有二有鯨鯢之鯢有魚子之鯢此意豈
復遺鯢鯢言魚子也

邵長蘅曰畫胡麥切音義並同劃以鈎劃魚今三吳
水鄉往往有之

游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峰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
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
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
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
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欄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
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
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嘆

道場山頂何山麓總寫四句此下詳於道場而畧於何

山乃偏於詳處更作出山回望二語搖蕩入情何山只
緬懷高人之讀書不復模山範水意盡而止無往不以
自然為工

汪藻何氏書堂記曰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
氏為晉何錯錯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
為寺而名其山

贈孫莘老七絕

錄三首

嗟予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

當須舉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淥浸裾
碧瀾堂下看銜鱸
作堤捍水非吾事
閒送茗溪入太湖

烏程霜稻襲人香
釀作春風霽水光
時復中之徐邈聖
母多酌我次公狂

前兩作憤懣之詞以快利出之後一首役使成語如天
造地設前無古人

烏臺詩案曰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

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某是時
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
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次首某為
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使差相度堤岸意言本
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趙次公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州安吉
縣天目山三萬六千尺而水經浙江水出吳興郡於
潛縣北天目山按王存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界首

十五里故天目山於寰宇記則係之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潛而於潛雖屬杭州與湖州接境先生倅杭以開運鹽河至湖其言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謂於此可以為隄而事不在己也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錄一首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臨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間惟有蟄龍知

石林詩話曰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

深罪之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之意神
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
時相因舉軾檜詩云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
而求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
可如此論彼自咏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
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
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
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
是也吏亦為之一笑

法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為君容幽
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來
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
橫翠憶峨眉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

興廢更堪哀
懸知草莽化池臺
遊人尋我舊遊處
但覓吳山橫處來

作初唐體清麗芊眠神韻欲絕

風水洞二首和推節

錄一首

風轉鳴空穴
泉幽寫石門
虛心聞地籟
妄意覓桃源
過客詩難好
居僧語不繁
歸瓶得冰雪
清冷慰文園

好景宜得好詩乃偏以詩之難好見其景之絕奇工於

翻案

西湖遊覽志曰風水洞舊名思德洞上洞立夏清風
自生立秋則止下洞流水潺潺大旱不涸

自普照遊二菴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菴半掩西菴閉山行盡日不逢人
裊裊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
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不如西湖飲美酒
紅杏碧桃香覆髻作詩寄謝採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清幽之趣微妙之音司空圖詩品中未曾道及

新城道中二首

錄一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
吹斷簷間積雨聲
嶺上晴雲披絮帽
樹頭初日挂銅鉦
野桃含笑竹籬短
溪柳自搖沙水清
西崦人家應最樂
煮葵燒笋餉春耕

絮帽銅鉦未免著
相矣有野桃溪柳
一聯鑄語神來常
人得之便足以名世

方回曰東坡為杭倅時詩熙寧六年癸丑二月循行屬縣由富陽至新城有此作三四乃是早行詩也起

句十四字妙五六亦佳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
簪沙鬢髮絲穿杼蓬沓障前走風雨
老漢官粧傳父祖至今遺民悲故主
茗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
蓬即樵歸相媚嫵不信姬姜有齊魯

村粧野境寫出脩然自得練響選和可入樂府

李厚曰老漢吳王淠也杜牧之詩老漢即山鑄後庭

千蛾眉此指吳越王錢氏也

趙次公曰簪沙鬢髮絲穿杼退之月蝕詩云赤鳥司南方尾秃翅簪沙杼當作杼字書杼同楮字耳於絲穿之下無義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絲穿杼言鬢如絲之穿杼也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江山雖有餘亭榭著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惜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窮

朱欄出山破石壁很海門浸坤軸湖尾抱雲巘葱葱城
郭麗淡淡烟村遠紛紛烏鵲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
獲微景收昔遁道人真古人嘯咏慕嵇阮空齋臥蒲褐
芒屨每自捆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
澀旋鋤壑從君覓佳句咀嚼廢朝飯

煅煉之工字字創獲至天功爭向背以下十二句忽作
排對而風骨益覺峻聳詩有排對自晉有之二陸顏謝
已層見疊出至於王褒庾信之篇但畧妍聲病即成唐

律而詩體日趨靡曼矣此作刻削傲岸具體昌黎若僅
謂體格似少陵漢陂西南臺等篇則猶未盡其風力也
冷齋夜話曰西湖僧清順頤然清苦多佳句嘗有自
題北山垂雲菴詩云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然
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於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
忽飛來啼破幽絕處坡與之遊甚多酬唱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
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藹藹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
惟見輕撓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
自注皆取其有服也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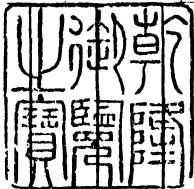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帑歌喉不共聽珠貫
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鸛鵝軍
憑君遍遶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山水清音氣韻自別按周郊原作見咸淳臨安志結云
莫辭上馬玉山倒已是遲留至夜分前詩結語蓋答其

意

漫叟詩話曰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
招持服人遊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
灌將軍天然奇作

庚溪詩話曰錢塘吳山有美堂廼仁宗朝梅摯公儀
出守杭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
以上詩名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
盡錄之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三